

文學研究會
通俗戲劇叢書第一種

青春底悲哀

熊佛西作

登場人物：

賈正經——稽查長，年約五十。

賈世傑——正經的兒子，年約十九。

賈曉琴——正經的四太太，年約二十二。

賈正緯——正經的胞弟，年約四十。

魏祿——賈僕，年約二十五。

景兒——曉琴的丫嬛。

巡警——一人或兩人。

時代——一九二二年。

地址——一個繁華的大城。

佈景——賈正經的會客室。中壁爲一橢圓形的門，外有過道，左通正經的書齋，右通世傑的寢室，并有過道通東院，台左有屏風，旁有一鋼琴。更旁爲一躺椅，琴之三面有西式小椅。靠左壁有一長桌，上置電話機、花瓶、筆、墨、紙、硯、珠紅印匣及煙罐、洋火等物。台右有一圓桌，圍有椅子四把。壁上掛的是正經父母的遺容和幾張小像片。

開幕時，景兒正在擦圓桌的麻雀牌，魏祿含着半頭煙捲，帶着很有心事的樣兒坐在躺椅上。

▲景兒（以後減稱『景』）斜過眼來着魏祿一睨。

▲魏祿（以後減稱『魏』）把煙頭向地一擲，兩手襯着頰，長歎一聲。

景 爲什麼事情歎氣又輸了嗎？

魏 （無精打采）唉！幫人家幹事情總是難！

景 可不是嗎？俗話說得好：『端了人家的碗，要服人家管。』在別人家裏當差，那有在自己家裏做少爺舒服呢？（稍頓）我勸你就不再賭了吧！我昨天聽着老爺對四太太說：倘若你再整

天的賭錢，他就要辭退你！（把擦好了的牌裝在盒子裏）

魏（冷笑）哼！他要辭退我？我諒他不敢！

景（微笑）噯！你不要在我面前擺這些窮架子罷！倘若他辭掉了你，你還敢把他怎樣嗎？（將牌裝蓋好了，用手巾向身上拂拭了一番）

魏（很有決意的樣兒走近景兒）景兒——不要緊！老爺不辭退我，則罷了；如果他辭了我，自然我有法子對付他，總可以使咱們倆決不至離開。（雙手撫着景兒的肩，兩眼默望着她的臉，顯出一種媚態）

景你別要來這套吧！（把魏祿的手推開，轉過臉去）

魏（急狀）唉！誰又騙你呢！

景（回過臉來）那麼我倒要問你：昨天晚上你上那兒去了？

魏（躊躇狀）昨天晚上我……我回家去了……

景你不說過你的媳婦早死了嗎？

魏 我的媳婦死了，我的父母沒有死呵，（媚笑）

景 （怒狀）你不要瞞我了！昨天你上小金香那兒去了，是不是？哼！

魏 你實在太多心了。自從上月到現在，誰又到她那兒去了呢！（景兒低着頭，魏祿做出安慰她的樣兒）你放心罷，我決不是那種見好愛好的東西，你何必這樣地生氣呢？

景 （命令狀）從今日起，晚上不准再出去！

魏 從明天起，好不好？因為我今天還要去翻本啦。你還有沒有錢？再給我兩塊！

景 （反抗狀）我沒有錢！老爺說過不准你賭了。

魏 （瞪眼）他不准我賭？他自己幹嗎整天整夜的賭？

景 他是『八字』生得好，你還不是八字生壞了；倘若你有他這樣的八字，現在你還不是可以坐在家裏『耀武揚威』地賭，誰敢說你一字半句嗎？

魏 得啦得啦！這些零零碎碎地話，你也不要說罷。趕緊給我兩塊錢。我賭了這次之後，決不再賭了。

景 (不耐煩狀) 你這一套話我實在聽夠了。(轉身欲下)

魏 (跟着) 那個再騙你……是……

景 你是發慣了『啞叭誓』的!

▲電話機上的鈴響，景兒接之。魏祿燃火抽煙。

景 (接電話) 喂! 你們那兒……賈宅……哦……你是吳老爺嗎……要請我們老爺講話嗎? 請您

稍微停一會兒……

▲景兒急忙入內，魏祿隨之下。約啞場片刻後，賈正經(以後減稱『經』)含着呂宋煙上。

經 (接電話) 喂! 你是老吳嗎? 我是正經吓……什麼……你與老張今天不能來嗎? 不成不成!

……咱們只來八圈完事，好不好?……哦……哦……我知道了……你們要去替小玉鳳捧場嗎? 既

是這樣，那末明天來罷……喂! 我說，老張昨天真豈有此理，他明明知道我單吊『發財』硬要

打了『東風』出來，鬧得莊家和個三翻，弄給我那一盤輸了四百多塊，你看糟不糟呀?……我

走了之後，你們又來了八圈嗎? 誰輸?……你輸呀! 哈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你也應該輸

輸吧，你在這幾天也太贏多了！我的手氣可是糟極了……什麼？他們想開辦劇場嗎？……沒有來……你放心罷，倘若他們不先來運動我是決不成的……還有什麼話嗎？……好……好……是……是……回頭見（放下耳機）

▲景兒上。

景老爺！二老爺來了。

經請！（景兒轉身欲下）喂！景兒——你少和魏祿鬼鬼崇崇地胡鬧！聽見沒？

▲景兒紅着臉退後，正經的胞弟賈正緯（以後減稱「緯」）穿着西服，手執文明杖，臉帶笑容上。

緯哥哥沒有上稽查處嗎？

經沒有去。你從家裏來的嗎？（兩人坐下）

緯不是。我從學校裏來的。

經（去掉煙灰）怎麼世傑今朝還沒有回？

緯 想必是他與幾位女同學上公園去了罷。

經 (不樂意狀) 我說你現在也太讓他們胡鬧了，從前的學校辦得非常好的，憑空現在要來實行什麼男女同學，對那些無識無知的青年們，講些『自由戀愛』——這些事情是很危險的呀！你是學校的校長，倘若將來鬧出什麼事情來了，你是要負完全責任的呀！(懇切狀) 現在社會上不滿意你的很多，這都是因為你的女兒世貞與那個高麗人結婚的反響。(略頓) 這種事情也難怪他們要反對，就是我也非常的不滿意。你想，文贊多氏是一個高麗人，你怎能使你的女兒與他結婚呢？

緯 這婚姻的事，完全是世貞自己的自由，我怎能干預呢？

經 (皺眉) 在你們這般新人物看起來，似乎不錯；但是她嫁給一個門當戶對的中國人倒也不要緊，為什麼你獨獨讓她嫁給一個高麗人？這不但有害家風，而且是有礙國體啦！

緯 (微笑) 我倒要請問哥哥：高麗人是那一樣不好？請問！

經 唉——枉費你還是留學生的出身，難道高麗人是亡國奴你也不知道嗎？

緯 哥哥這話又錯了。難道亡了國的人就不是『人』嗎？亡了國的人就不能與別人結婚嗎？不見得罷？

經 (不耐煩狀) 與你這種腦經不清楚的人說話，簡直要氣死我！(抽煙)

▲景兒送茶上即退。正經正緯各自喝了一口茶。

緯 (笑容) 請哥哥別動氣！『愛情』這件東西是不能與別的東西相比的；他是沒有國界種界的；他是『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』的。他，罩耀在世界似太陽一樣的公平。他好比天上的雨似的，降在那兒就落在那兒的。總之，無論社會上怎樣地批評我，怎樣地罵我，但我始終認為我的女兒與高麗人結婚是對的；況且這是他們倆的事情，別人是不能干涉的。

經 (起立欲走) 請你不要說這些新名詞罷，我實在不願聽了。老實說，我的世傑下學期是不准他跟你去受這種可怕的教育，倘若他將來愛上了一個印度婆子，那還了得嗎？你簡直不會做父親嚶！(歎氣不已)

緯 (起立作強笑) 請哥哥不要走，亦別動氣，我不再談說得啦！木已成舟，米已成飯，也用不着

再說了，我另外還有別的事情要與哥哥商量啦！

▲正經的四太太——賈曉琴（以後減稱『曉』）拿着一本小說上。

曉（笑容）叔父剛來嗎？世傑今天怎麼還沒有回？

緯我來了一會。世傑也想必快要回了。四嫂看的什麼書？

曉（着正經睨了一眼，支吾半晌）看的是紅樓夢。

經（兇猛狀）什麼？你又在看紅樓夢？我前天教你不要看這種書，你又看起來了，你見那個女人

敢看這種淫書？

緯哥哥，這書看看無妨，是極有價值的文學書。我預備下學期在文學系必修科裏要選這本書

做課本啦！

經（音拉長）那是決計幹不得的呀！（略頓，皺眉）你還有什麼事情要與我商量，趕快都罷。我

還要去約人來打牌啦！

緯我今天來，就是要請哥哥給我一點『陳肉桂』。

經 你要『陳肉桂』幹嗎？

緯 因為我們間壁有個寡婦害『氣痛』病已經好幾天了，據大夫說：他這種病是很特別的，非要喫廿年前的陳肉桂是不能好的，所以我特特地來請哥哥送一點給她。

經 (搖頭)這可不成！我那肉桂留了廿多年，我自己尙且捨不得喫，還肯送給別人去糟蹋嗎？

緯 (懇切狀)請哥哥就送一點給她罷，這是做好事啦！

經 (疑惑狀)這件事情與你有什麼好處？

緯 哥哥，話不能這樣的講：凡是一件事情與別人有好處的，就是與自己有好處啦——救人卽是救己。肉桂在什麼地方，請哥哥費神找一點給我罷。

曉 (表同情狀)是。您就去找一點給叔父罷。(一邊說着，一邊催着正經往裏走。)

經 (不耐煩狀)肉桂還在東院樓上啦，這多麼煩。(思索片刻)好，你(指正緯)就跟我一塊兒上

東院去取罷。

▲正經正緯同下後，賈曉琴一面彈琴——悲調——一面唱着。片刻後，景兒送茶上。

景 四太太，昨天聽說老爺想辭退魏祿，就竟有沒有這麼一回事？

曉 (停住琴聲，稍露微笑) 奇怪！老爺要辭退魏祿與你有什麼妨礙？何必你要打聽呢？難道他與你還有什麼關係嗎？(喝茶)

景 (頰紅，作強笑) 我說，四太太說話真有點意思。魏祿是男人，我是女人，我們倆既是道不相同，還有什麼關係嗎？(稍頓) 不過魏祿在咱們家裏幹了多年的事，的確我們的一個好『幫手』，倘若老爺辭了他，我豈不是少了一個好『幫手』嗎？

曉 哦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我以為你和他還有別的關係咧。放心罷，原先老爺是有辭退魏祿的意思，後來經我從中勸解了一番，才把原意打消了。

景 (笑容) 照這樣地說來，魏祿倒應該重重地謝謝四太太啦。

曉 (微笑) 不但他應該謝謝我，祇怕你也要感激我吧！(景兒一笑欲走) 喂！景兒——你上門口去候着少爺，如果他回了，叫他先上我這兒來。快去！

▲景兒點頭示意，一笑而下。曉琴把琴譜翻了半晌，繼續彈了一曲之後，賈世傑（以後減稱

『傑』帶幾本洋書急忙上。

傑 (驚慌的低聲) 四姨! 爸爸上稽查處去了嗎?

曉 沒有。他與你叔父剛才上東院去了。你今天幹嗎才回? (顯出一種很痛愛的樣兒)

傑 因為我上公園去逛了一會, 我爸爸問了我嗎?

曉 (愁眉) 可不是嗎? 昨天晚上你睡了之後, 你爸爸上我房裏來, 指牛罵馬地罵了我一大頓, 說什麼『現在世傑大了, 人大心大, 你總算是他的長輩, 不要時常對着他嬉嬉笑笑, 教外人看見成何體統哩!』

傑 (恐怖狀) 咱……咱們倆的事情, 恐怕被他看破了罷?

曉 我當初聽着他說這些冷腔冷調的時候, 我心裏只是怦怦亂跳, 亦是疑心他知道了, 但是到末了, 他愈說愈不對了, 才放了心。

傑 (懇切狀) 他到後還說了些什麼?

曉 ……教我對你說: 晚上不要出去, 現在外面風聲不好, 聽說不久就有戰事發生。在晚上你就

不要出去罷，免得他說些閒話，無事在家裏看看書，我每天替你預備一點水菓，好不好？

傑 水菓好的！（樂不可言）

曉琴見世傑衣服上有灰土，即忙用自己的手巾，替他拭摸了一番。

曉 （二面拭，一面說）你看，你在那兒鬧來這一身的土？

傑 剛才外面颳了一陣狂風，公園裏吹掉了好些樹葉子啦！

曉 （有所感狀）我們人在世上，亦好似那些樹葉一樣，一朝遇着狂風，就難免沒有危險。（歎歎

半响）我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情要告訴你（四面睨視了一週，以口對着世傑耳中密語半响）。

傑 （驚慌狀）那……那……怎樣地辦呢？

曉 世傑——我們倆的事情，我想，遲早終會使他們看破的，魏祿雖是買通了，但是他們這些無知識的人，終久是靠不住的呀，倒不如從今日起，割斷這束煩惱，免得將來牽累了你罷。（似乎流淚）

▲兩人的眼光對射着——作成平視線——世傑突於曉琴懷中，做出兒童哺乳的模樣，恰遇景兒送茶上，曉琴力避之。景兒反假裝要尋找什麼東西。

曉 (正色) 景兒！你找什麼東西？

景 不找什麼！

曉 沒有事，就上去東院，看看老爺在那兒幹什麼！
景 是。

▲景兒着世傑曉琴臉上一看而下。

傑 (以手撫胸) 噯呀——嚇壞我了！

曉 這個鬼丫頭現在也變得討厭了。

傑 (疑惑狀) 他知不知道咱們倆的事情？

曉 他知道了，也是沒有法的。總之，從今日起，咱們倆不要在一塊兒爲最穩當，免得後來鬧出了意外的事情誤了你。

傑（兩眼呆看着地，搖頭）不……不成……不……我……我寧可死，決不情願……（說到此處，又想突入曉琴懷中，曉琴力止之。）

曉（正色）世傑！你不要太這樣罷，免得又被別人碰見了！（默了片刻）我的身世你也是知道的，

如果我的父母不死在土匪的手裏，我也不至被親戚騙來賣給你的父親。在未知道我是被騙以前，實指望到此地來升學的，誰知反陷入到火坑裏來了。唉！（說到此處流下淚來，世傑

一面替曉琴拭淚，一面自己飲泣）世傑——如果沒有你，我……我早就離開這世界了，着算不，我亦早……你想，我並不是做人玩物的人，怎能忍受你的爸爸的那種……（不能成聲）

傑（泣）你……你別要哭了吧，照拂景兒又來了哩！（稍頓）總之，你死我亦死，你活我亦活！

曉（拭自己的淚）世傑！你這說的是什麼話？我是一個打到廊簷下的廢人，是毫無希望的，你正

如清晨的太陽，剛要開的花一樣，將來的希望還大着啦，怎能與我這種薄命人相比呢？你應當知道你的責任是什麼（略頓）我盼望你還是專心求學，將來娶一個情投意合的……一

同替社會上辦點轟轟烈烈的事業，也不辜負我的一片期望，你我相愛……

▲賈正經在內大聲喊道：『你們兩人幹出這種事情來了呀！』嚇得世傑曉琴全身發抖，世傑帶了洋書正欲向外走時，正經由內怒氣沖沖地上，攔住了世傑的出路。

（兇猛狀）曉琴！你知道魏祿景兒剛才在裏面幹的什麼事嗎？

曉（神色慌亂）不……不知道，他們倆又鬧出什麼事情來了？

▲正經走近桌旁坐下，一手襯着頰，一手弄鬚，表示一種怒後沉思地態度。世傑曉琴見他這等模樣，均覺莫明其妙。

經（怒氣沖沖）豈……豈有此理！豈有此理！他們竟敢幹出這種無人格的事情來了！

傑爸爸，他們究竟幹了什麼事情？

經你少管閒事！上裏面去！

傑是。

▲世傑規規矩矩地下。

曉您憑空遭這些冤枉急是沒用的，他們幹了什麼犯法的事情，請對我說罷，讓我來規勸他們